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一剑情深

YIJIAN
QINGSHEN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一剑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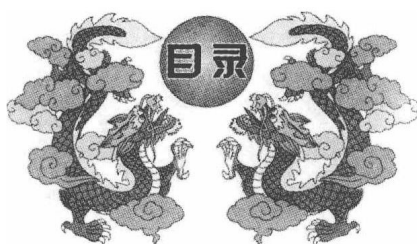
YI JIAN QING SHEN

(下册)

倪 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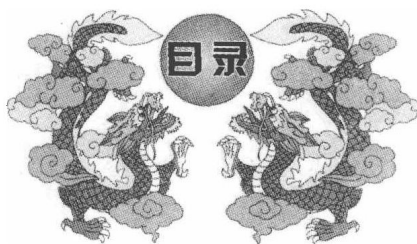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 一 章	雪地冰天慈亲见背遗玉匕	1
第 二 章	剑杖交飞塞北三侠战群邪	11
第 三 章	失陷绝谷孤儿更番遭厄运	21
第 四 章	迭逢高手姑娘片语救三雄	31
第 五 章	认贼作父稚子无知甘饮鸩	39
第 六 章	阴鸷老妇安排饵钓香金鳌	49
第 七 章	为取圣书雪地惊逢血手令	60
第 八 章	睹寒玉匕小侠怒施七孔刀	69
第 九 章	剑下留情娇女是敌还是友	78
第 十 章	刀震群雄天下英雄皆丧胆	89
第 十 一 章	遗言隐秘孤雁南飞覆中原	98
第 十 二 章	智珠在握丑貌姑娘戏神君	109
第 十 三 章	情深义重娇娆貌丑心善良	118
第 十 四 章	秘洞疗伤遽遭暗袭惜离别	127
第 十 五 章	酒楼惊艳痴心愿作护花铃	136
第 十 六 章	柔肠百转多情自古空余恨	147
第 十 七 章	寻幽探秘无心误闯起争端	158
第 十 八 章	美丑双娃珠链勇拼寒玉匕	168
第 十 九 章	比肩作战小女侠情肝义胆	179
第 二 十 章	摆六合阵三风子掌伤魔母	189
第二十一章	紫府迷离一纸残书勾往事	198
第二十二章	误毙石雷剧毒何来问句天	207



一 剑 情 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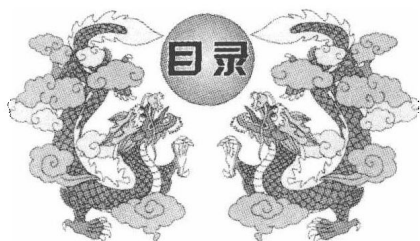


一剑情深



第二十三章	真相大白感怀身世痛回肠	216
第二十四章	怵目惊心疑鬼疑人魂魄荡	227
第二十五章	借故痴缠利用风波留去志	238
第二十六章	含冤莫辩只求清白许诺言	247
第二十七章	古墓太奇碧剑蓝蛛晕少女	258
第二十八章	宇内四邪无端狭路生拼斗	267
第二十九章	利令智昏因争宝剑动干戈	277
第三十章	情随事迁携手取书笈竹寺	286
第三十一章	废除毒掌老僧有意显神功	296
第三十二章	取得圣书少使归途逢意外	305
第三十三章	江头惜别芳踪幽困古丛林	315
第三十四章	欲擒先纵温魔母诡计多端	324
第三十五章	荒洲履险小方敏舍己为人	334
第三十六章	尔虞我诈姑娘机智斗穷凶	345
第三十七章	奇上奇意外奇逢啖仙露	354
第三十八章	险中险濒临险境幸生还	365
第三十九章	古墓疗伤师徒又遇血手印	375
第四十章	旋风岛上挥云老怪遭挫辱	385
第四十一章	大漠河源红掌祖师得圣书	395
第四十二章	悬崖瀑布金毛怪手拯娇娆	404
第四十三章	疑云阵阵温魂巧施离间计	414
第四十四章	杀气腾腾群雄毕集武当山	425

第四十五章	极乐宫中佛门高手归极乐	434
第四十六章	蒙冤难辩磊落光明拼一死	443
第四十七章	阴谋争霸邪魔鬼蜮逞阴谋	452
第四十八章	孽徒师心狠手辣如花女	463
第四十九章	真假难分武林惨遭空前劫	473
第五十章	爱恨交并芳心徒唤奈何天	483
第五十一章	正邪争战武当山上杀气腾	492
第五十二章	左剑右刀温魔母威风八面	502
第五十三章	前倨后恭假极乐公道难逃	513
第五十四章	正邪殊道兽面人心义勇猿	522
第五十五章	人海茫茫天涯何处寻佳丽	533
第五十六章	晴天霹雳惊闻噩耗魄魂销	542
第五十七章	魂兮渺渺椎心泣血哭芳坟	552
第五十八章	为虎作伥挥云怪饮恨泉下	562
第五十九章	侠女痴情冤郎远涉蛮烟境	572
第六十章	因爱成恨叶映红假死试情	582
第六十一章	除暴安良小侠夜闯毒蛊洞	592
第六十二章	西岳锄奸双侠扬威夺失宝	601
第六十三章	兴风作浪老魔再上武当山	610
第六十四章	万恶一善温岛主舍己为人	620
第六十五章	造化弄人叶映红常伴青磐	631



一剑情深



第三十三章 江头惜别芳踪幽困古丛林

方敏叹了一口气，道：“好姑娘，我也是一样，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从此以后，咱们每日每时在一起，我一办完事情，立即就回旋风岛来，你在旋风岛等我就是了，好不？”

叶映红这才点了点头，虽然答应了，但大颗大颗的泪珠，却也滚了下来。看得方敏心头一阵迷茫，他又何尝想与叶映红分开啊！但事情既是这样，也别无其他办法可想，两人手挽着手，一齐跃上了岸，抬头看时，他们所骑的马儿已成了两个白点，敢情他们在木筏上，已然向下游漂了三四里了。

两人一上了岸，便各展轻功，向上游而去，马匹见了主人，阵阵欢嘶，扬鬃踢蹄，经过那么多年的休息，马儿早已恢复了久驰的疲劳，两人一言不发，上了马背，并辔行了好久，方敏才怅然道：“好姑娘，咱们该分手了，你一直往北去，穿过一个森林，便可以望到一个大湖，湖中心的一个岛，就是旋风岛了。你小心带着这个。”一面说，一面从怀中摸出那只玉盒来，递给了叶映红。叶映红伸手接过，道：“方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将它送到旋风岛温婆婆手中的！”

方敏这时候，并不是已经忘了他母亲生前的嘱咐一取到《昆仑圣书》，绝不能在人前露眼，必须找一个最隐蔽地方躲藏起来，好好练功的嘱咐，就在他将玉盒从怀中取出的那一瞬间，他还像是听到了母亲的说话一样，但温婆婆和眼前的“好姑娘”，全是他至亲至爱的人，他又怎能不救温婆婆，不相信好姑娘呢？

叶映红接了玉盒，放在怀中，黯然道：“方大哥，我们该分手了！”

方敏已觉得无话可说，只是重复道：“分手了！”两人情感正灼，骤然分离，心中都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但是事实又逼得非分手不可！叶映红又叹了一口气，道：“方大哥，你说过，不论怎样，你都是对我好的？”方敏道：“不论怎样，我都对你好。”

两人又呆呆地对望半晌，方敏在心中长叹一声，道：“好姑娘，你多保重，我去了！”一提马缰，马儿撒开四蹄，泼刺刺地跑了开去，头也不回，一口气地跑出了三里多地，回头看时，叶映红仍是呆呆地骑在马上，在河边向自己这边张望！

在那一刹那间，方敏真感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何必去理会是谁偷了蓝蛛？何必理会好姑娘以前的来历？就在旋风岛上，和她、温婆婆快快活活地过上一辈子，不是很好么？

想到这儿，他几乎勒住了马缰。如果他真的勒回了马缰，也不会有以后种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但是他毕竟生具侠义心肠，想起蓝蛛落在歹人手中，不知要杀害几许无辜，便硬了硬心肠，径自溯河而上，一停也不停地向前跑去！

却说叶映红呆呆地站在河边，直等到方敏看不见了，才缓缓地回转头来，心中的怅惘空虚，较方敏尤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掠了掠乱发，掉转马头，便向大河冲去，马儿在平静的河面上游了过去，不一会儿便穿过了对河，直向北跑去。

和方敏分开之后，她觉得天地间充满了死沉沉的灰色，蓝天白云，绿草红花，本来是那样地生气盎然，但现在看来，却都和她自己一样，比铅块还沉重，比铅块还死闷！她只是闷闷赶路，连夜晚也不休息，第二天一清早，晨曦初起，便望见了前面一座郁郁苍苍的大树林。知道自己并没有走错，只消穿过林子，再走一天，便可以到达湖边了。

她无精打采地走入树林，但觉林木耸天，天色顿时黑了下来。马儿一进入林子，便惊起不少野兔子，叶映红苦笑一下，一直想念着方敏，直向前走去，不知不觉间已然过了一天，叶映红见天色越来越暗，而自己尚在树林中，不由一怔，暗忖并未听得方敏说起，这座林子要一天工夫，才能走得出来啊！

想找一找下山的太阳，以定方向时，天色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成了阴天，根本无法辨别自己是在向那一个方向行走。

叶映红立即明白：自己是在大森林中迷路了！在大森林中迷路，就像在海洋上迷失方向，可能一下子就穿出了树林，也可能半年一年，只在树林中打转，甚至于转上一辈子，终于死在树林之中！

一想及此，叶映红心头不禁袭上了一层恐惧，她怎能不再和方敏见面呢？难道一切美好的憧憬，都要埋葬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

天色越来越黑，终于什么也看不见，马儿也像是吃了惊似的，四蹄乱踢，不住地“嗷嗷”长嘶，叶映红取出火折子，顺手砍下一根松枝。夏日的松枝，显得异常潮湿，好不容易才点燃了，举起来一照，四面八方全是高耸入云的树林，像是身处在一个用无数巨木编成的硕大无朋的坟墓中一样！

叶映红牵着马，不辨方向地在黑暗中乱闯，手中的松枝并没有燃烧多久，便“滋”的一声，冒出一溜白烟，而熄灭了。叶映红还想再折上一枝来点着时，忽然听得老远传来“窸窣”，“窸窣”一阵响，同时，脚底下也感到一阵微微的颤动。

她如今所处的，是我国东北无数原始森林中的一座，不知多少年来，未有人踏入过，落叶在地面上积得老厚，几里路外有人走动，也可以感得出来，叶映红起先还只当是来了什么野兽，正在用心戒备，忽然听得有人讲话的声

音，道：“噢，刚才还见那里有亮光，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另一人道：“唉！难道真是老天爷戏弄我们？大哥，我可撑不住了，就让我死在这林子里吧？”那个人道：“二弟，你怎么啦？我们千辛万苦，冒着多少的危险，才在大森林中找到了那一株七色灵芝，一出林子，咱们哥儿俩就发财哩！”

那一个惨笑数声，道：“出林子？哈哈……我们已在林子中转了多少个白天黑夜了，可有点影儿没有？出林子……”

叶映红在两人谈话中，听出那两人多半是当地的土著，入林来采那七色灵芝，但是却被困在林子当中，走不出去，由此可知，自己要出林子，更不是容易的事了！暗恨进林子之时，便心神仿佛，未曾好好地辨定方向，以至如今困在森林之中！

叶映红此时自己暗恨自己，也的确大有理由，因为方敏指点她路程的时候，料到她此去，所经过的，只是那座原始森林，向东伸展的一翼，只不过十五六里宽，一个时辰，便可穿过。

但叶映红却在不经意间，向西而行，一天走下来，已然走出了一百余里，来到了那座绵亘方圆将近数百里的森林中心！再要出森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当下她见有人和自己同病相怜，忙晃着了火折子，叫道：“两位朋友，可是迷失道路的？我们来会合一起如何？”

一言甫毕，只听得那两人惊呼道：“果然有人！果然有人！”一起奔了过来，而叶映红也已将另一根松枝燃着，火光照耀之下，只见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奔了过来，等奔得近了，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两个人，简直是两头野兽！

只见他们头发盘虬，胡子满面，脸上全是污垢，除了两只眼睛以外，口耳鼻五官，全都分不清楚，身上的衣服，也是东挂一片，西挂一片，也不知道他们两人，究竟在森林中做了多少时候的野人！

两人一奔出来，一见叶映红，也是一呆，“扑”的跪了下来，道：“是仙女下凡，来救我们哥儿俩的么？”叶映红忙道：“不是，我也是迷了路的，敢问怎样才能出得这座森林？”

一语讲出，才觉得不妥，他们两人不知被困了多久，尚且走不出，自己再去问他们，岂非问道于盲？果然，那两人站了起来，阵阵怪笑，其中一人，突然眼射异光，叫道：“马！马！有了马儿，我们又有逃生的希望了！”一面说，一面向叶映红身边的马儿扑来，但另一人立即扑了上去，将他一把抱住，道：“大哥，马儿只得一匹，不能骑两人，不如我先骑了马，侥幸能出得林子，卖了七色灵芝，再来找你如何？”

那人怪叫道：“老二，你打的好如意算盘啊！”用力一挣，便将那人挣脱。弟兄两人，在地上乱滚，打得极是激烈。

叶映红在一旁看得暗皱眉头，叫道：“喂，你们别打了好不好？”可是两人哪里肯听。需知他们两人，在森林中流落已近两年，神经早已大受刺激，

没有逃生的希望，倒还相安无事，一见到马匹，谁都想独自占有，哪里还顾得什么兄弟不兄弟！

在森林中流落，实在是较诸在大海上漂流，更容易令人神经失常，因为在海上漂流，若是找不到陆地的话，大都不出十余天，便饥渴而死。但是在原始森林中，却有的是各种食物，可以使作维持生命，但是，却长时间地不能出森林去，自然更使人在绝期之中，成为疯狂，这兄弟两人疯性一发，打了起来，开始还是空手，到后来，各自抓了一块大石在手，向对方乱砸。叶映红见势不好，想要阻拦时，已自不及，只听得两声惨嗥，两人都已然倒地不起。只见一个的左手，紧紧地按在腰上，怪笑道：“咱们发财了！咱们发财了！咱们——”叫到第三声，便自倒头死去。

再看另一个时，头部为巨石砸中，已一命归天。叶映红虽然一身武功，但是眼看着人们在绝望之际，变为疯狂，以至自相残杀，想起自己的处境来，也不禁不寒而栗，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寒战！

呆呆地对住两人看了一会儿，正要离开，突然想起，他们两人曾屡次提到“七色灵芝”，那灵芝本是提气益力的仙草，极是罕见，普通的只是一色，相传有七色灵芝，但是要寻觅它，却比登天还难，而学武之址，更是对之梦寐以求！因为服食一株，小说也可抵得十年功力！

他们两人既已死去，留下灵芝在此，也是可惜，便又对两人看了一眼，发现一人右手，紧紧掩在腰间，提开他右手一看，只见他腰间系着一段树木做成的圆盒，力透五指，拉断了绑住圆木盒的带子，才一揭开盒盖，便有一股沁人心肺的幽香扑鼻而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取出一看，果然是一棵七色的灵芝仙草，也不知两人是费了多少心血，才采到手的，但终于无法将它带出森林，去高价沽出受用！

叶映红又叹了一口气，将灵芝放入盒中，系在腰间，以寒玉匕就地挖了一个坑，将两人埋了，又继续向前走去，心中暗忖，只要能够出了森林，将这棵七色灵芝给方敏服下，他武功便可陡进了。她因爱方敏心切，竟全然未曾想到自己服了这棵灵芝！

叶映红牵着马儿，一直向前走去，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只觉得森林中渐渐地由黑暗而变成了灰蒙蒙的，巨树的影子，在蒙蒙的光影中，像是在慢慢地晃动一样，令人头昏目眩。

叶映红知道天已然亮了，但是在森林中，却只是像黄昏一样，太阳从那一面升起，也看不出来，只是过了许久，在头顶上看到了一团黄色的光影，连日落日出来辨别方向，都不可能！

叶映红叹了一口气，折了些野果子充饥，骑上了马，仍不停地向前走。

若是她真能一直向前走，森林虽然有数百里方圆，也可以走得出去，但是人在森林之中，不知就里，往往离林子边缘，只有三四里了，因为不辨方向，又会倒走进森林中去，叶映红在大森林中直转了三天，四面八方，仍然全是

高耸入云的树林！

她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尤其是当她想到还不知要被困多久，可能还是方敏先赶到旋风岛，而方敏到了旋风岛上发现自己还未来到，一定要悲痛缅怀的时候，她更是肝肠寸断！

三天来，她急于想脱困，而密林之中，马儿又奔驰不开，已然将马儿弃去，一刻不停，使展轻功，向前疾驰，人也已顿倦不堪。

第四日，当森林中又成了灰蒙蒙的时候，她终于第一次休息，在一个树桩上，坐了下来，眼前一棵挨一棵的巨树，令得她心慌意乱，但除非你闭上眼睛，否则一睁眼便是巨树的影子，叶映红定了定神，暗忖在这样的巨林之中，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也难逃脱！可知人心虽高，但和大自然相较，仍是渺小不堪！

叶映红心绪烦乱，休息了一会，又站了起来，向前窜出四五丈去，继续赶路，又走出不多远，忽然听得“叭叭”两声响。

那两声响，极像是伐木之声，叶映红精神为之一振，循声寻去，向前一看，不禁又惊又喜，原来在四棵大树中，竟有人以树为柱，起了一间木屋！

她惊的是在如此无边无涯的森林之中，竟然有人居住，不知道是什么人。喜的是不论是谁，能在这样的森林中，再见到人类，总是值得高兴的，忙道：“屋主人在家么？我是迷路的人欲向尊驾请教！”

叫了两遍，未见有人回答，叶映红心中一奇，暗忖刚才听得有伐木之声，何以会没有人？便径向那木屋走去。

叶映红来到木屋门口，又道：“屋主人何不现身相见？我却是毫无恶意，只是迷路之人！”但屋内仍是一点声息都没有。

叶映红心中更是奇怪，探头向门中张望进去，只见屋中不过是两块木板并成的床，除此而外，别无他物。叶映红本来还不想擅入人屋，但是天色阴沉，突然霹雳连声，“哗啦啦”的下起大雨来，叶映红无法可想，只得冲进了屋内，这才看见一个树桩之上，放着一件女人的衣衫。叶映红一见放着女人的衣服，更是放心，大雨既然而下，衣服已被淋湿了不少，便索性除下了外衣，挂在屋中，再向屋外看时，雨下如瀑，连丈许以外的物事，都看不清楚，声势之猛烈，无以复加。

这场大雨，足足下了两个来时辰，方始渐渐停下来，乌云四散，叶映红见地上满是纵横乱窜，就像无数水蛇一样的水流，也没有法子赶路，而且好不容易碰到了有人居住的屋子，那人既然住在大森林中，自然对森林出入的路途，极是熟悉，岂可不等屋主人回来？想必屋主人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避雨，所以才迟迟未归？但叶映红心中，又不禁暗自疑惑，因为她行近那木屋的时候，曾听得几下声响，照理说，屋主人应该就在屋子附近，为什么一直不现身相见？

想着想着，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叶映红四五天来，只是在大森林中打转，人已倦怠无比，不过前几晚，心急觅途出林，因此才强打精神，如今只

在屋中等待，倦意更浓，向床上倒去，不一会儿，便蒙眬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听得有一股极是怪异的声音，在耳际响起。叶映红虽然被那声音惊醒，但心中仍是觉得十分迷糊，待到弄清了自己是身在大森林的木屋之中，才倏然而惊，一跃而起，定睛一看，月色甚好，虽然树叶浓密，但月光仍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透了进来，看得甚为分明，只见屋中仍是无人，而那股异声，却是从屋后传出来的。

叶映红仔细一听，那声音像是什么猛兽受了伤之后才咆哮一样，但间中却又有人呻吟声。叶映红首先伸手一摸怀中，《昆仑圣书》和寒玉匕全在，先将心放下，便悄悄地出了屋子，绕到屋后一看，那异声似断似续，竟是在一棵又粗又大的松树内所发出。

叶映红见那么大的声音，从一棵粗可两人合抱的树中传了出来，心中又是一怔，走近去一看，才发现那棵原来已被虫蛀空了大半截，像是一个天然的神龛，一个白发苍苍，面目慈祥的老婆婆，正在其中盘腿而坐，那怪声，便是从她喉间而发。

那老婆婆不但喉间发出那种似沉吟而非沉吟，而且全身，也在不断地颤抖。那树洞刚好容得一个人盘腿而坐，她在树洞中不住地颤抖，整棵大树，尽皆簌簌作响，不时有树叶子被震了下来。

同时，那老婆婆的身上，也冒出腾腾的热气，面色时而通红，时而煞白。

叶映红虽然丧失了记忆，但她总是学武之人，武学上的事情，她还是知道的。正像现代的失忆症患者一样，吃饭走路，这些生存的本能，是不会忘记的。她看了不多一会儿，便认出那老婆婆正在忍受着极大的苦痛练一种功夫。

她一觉出对方是在练功，心中不禁歉然，因为从那老婆婆的情形看来，正是在极为紧要的关头，若是一受外来力量的打扰，极可能前功尽弃，甚至于因之伤重毙命的！

因此她立即向后退了几步，心中暗自庆幸，幸而自己来时脚步甚轻，想来那老婆婆未曾发觉，否则即使是一分心神，她受了什么伤害的话，虽然自己不是存心害她，总是造成了无可补救的错误。

她退开几步之后，又向前面仔细看了一眼，陡地一呆，伸手向腰间摸去。

在腰间一摸，才发现自己的外衣已然因为被大雨淋湿，而在睡前除了下来，连忙足尖一点，斜刺里射了开去，身形如飞，回到了那木屋之中，提起自己的外衣一看，那只盛放七色灵芝的木盒，已然不知去向，这样说来，刚才在那老婆婆身前见到的那只木盒，一点儿也不错，正是盛放七色灵芝的木盒了。

也就是说，那老婆婆偷食了那棵名贵已极，不亚于昆仑三宝之一的千年雪参的七色灵芝！叶映红不禁发了一阵呆，因为照那老婆婆如此慈祥的面容来看，绝不应该是偷东西的人！

如今七色灵芝既然不见，不用说，那老婆婆如此痛苦，一定是灵芝的力量发足，而她正运本身真气，在将灵芝的力量化为功力无疑了。叶映红本来

是准备出了大森林之后，将这棵无意中得到手的七色灵芝给方敏服的，如今糊里糊涂地给人偷了去，心中不免慨愤，又返身奔到那老妇人存身的大树处，只见热气越冒越盛，几乎成了一层薄雾，将她全身包住，喉间的异声已然停止，面色也安详了许多。

叶映红一看这种情形，便知道她大功已然告成，便道：“老婆婆，你怎么不声不响，就将我七色灵芝偷去吃了？”

那老婆婆露出一丝笑容，那一丝笑容，甜蜜慈祥已极，像是一个慈母见到了出门多年骤然归来的儿子一样。接着，便慢慢地睁开眼来。

她这里才一睁开眼来，叶映红便吓了老大一跳，原来她紧闭双眼之时，看来像是一个衰弱不堪的老婆婆，就算会一些武功，也是平常，但一睁开眼来之后，却精光四射，尤其在黑暗中看来，更是异于常人。叶映红吓了一跳的原因，倒不全是因为她眼神如此之惊人，而是这样一对有神的眼睛，令她的心中，感到十分熟悉，感到什么时候曾经见过这样一双眼睛，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一样，但是却又绞尽脑汁，想不起来，因此才心中暗暗吃惊的。

只见那老婆婆向叶映红打量了一眼，面上略露惊异之色，柔声道：“你难道记不起我来了么？”那声音更是动听已极。叶映红大是诧异，摇了摇头，道：“老婆婆，我也感到你眼神好熟，但是却真的记不起了，如今我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

叶映红因见那老婆婆面目慈祥，因此才一见面，便将自己失去记忆一事，对她照实讲了。老婆婆一笑，道：“这样也好。”叶映红不知她此言何意，道：“老婆婆，你可是认识我的？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究竟是什么人？”老婆婆又是一笑，道：“你不妨先和我说说，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面说，一面从树洞中走了出来，一挺腰，显得异常高大，白发迎风，在月色下看来，根根如同银丝一般，庄严之极。

叶映红想了一想，暗忖方敏曾再三嘱咐，那《昆仑圣书》务必要送到温婆婆的手中，除了温婆婆之外，绝不能与任何人谈起，因此只是笑了一下，道：“那就不必说了，我的七色灵芝，你既已服下，也就算了，只想烦你引我出这座林子，我就感激不尽了。”

老太婆突然仰天“哈哈”大笑，道：“你想出这座森林么？”叶映红竟未听出她语中的调侃之意，老老实实地道：“不错。”

老太婆倏地面一沉，冷冷地道：“那你今生别再想了！”叶映红惊道：“为什么，难道你也不知道出森林的路途？”老太婆冷笑道：“我自然是知道的，但是不多久以前，我曾对你说过，一见到你的面，便要送你见阎王去，上次被你逃过，今天可不能放过你了！”叶映红听得莫名其妙，道：“咦，这又是为什么？你是在讲着玩吧？你究竟是什么人？我又是谁人？”

她这几句话，听来问得绝无理由，天下那有问人家自己是什么人的道理？可是她的确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曾在什么时候和这个老婆婆结下冤仇，以

至这老婆婆一见面便要取自己的性命！

叶映红心中茫然，但看官一定心内有数，那老太婆不是别人，正是宇内四邪之首、旋风岛主魔母温魂！魔母温魂上次在洞庭君山，见到叶映红的时候，见叶映红生得如此美貌，心中已然生出了莫名的忌恨，叶映红几乎当时便命丧她的手下，但幸而白骨神君赶到，趁温魂被昆仑六子打伤之际，下了毒手，将她打成了更重的重伤，十成功力，去了九成九！当然不能再奈何叶映红。事后，叶映红便亮出寒玉匕，将昆仑六子引走，而魔母温魂，实在是诈死，等白骨神君离去之后，才爬了起来。这时候，她一生功力，几乎尽失，自知在江湖上仇人极多，若是一被人知道自己功力已失，当真要被人千刀万剐，来报仇雪恨，因此一面以残余真气，日夜练功疗伤，一面扮成了一个老乞婆，一直向北走去，希望可以回到旋风岛上，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她已几乎和常人无异，好不容易捱到了湖边，望着浩浩湖水，根本到不了岛上，这才又折回向南，在这个大森林中，搭了一间木屋，住了下来。过了两个来月，总算恢复了两成功力，但她自知两成功力，只能应付一般武林中人。不要说去寻白骨神君报仇雪恨，就算是遇见武功强点的武林中人，也不是敌手，因此便隐居在大森林中，一步也不敢出去。当叶映红误撞到她木屋之前时，她正在砍木取柴，一见有人走来，抬头一看，认出是叶映红，吓了老大一跳，急忙来到那棵大树的树洞内，躲了起来，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她知道此时本领，尚不及叶映红的一半！却不知叶映红已然记忆尽失，根本不认得她了！一直躲到夜深，才敢蹑手蹑足，走入木屋之中，见叶映红在床上睡得香甜，全然未曾觉察有人走了进来，温魂见机不可失，跨前一步，进指如戟，直向叶映红头顶中心的“百汇穴”戳了过去。

那“百汇穴”位于顶门，乃是奇经八脉之总汇，温魂此时武功虽然不如叶映红，但是用力戳了上去，一样可以致叶映红于死命。

也是叶映红命不该绝，温魂在一步向前跨出之时，一不小心，将叶映红的外衣，碰跌了下来，那盛有七色灵芝的木盒，“叭”的一声，跌到了地上，叶映红在床上一个翻身，将温魂吓了一跳，赶紧闪出门外，叶映红若于此时醒转，也可免去许多艰难，但她却实在睡得香甜，正梦见与方敏一同卧在草地之上，望着春天白云，在喁喁细语哩！只是翻了一个身，并未醒转。

温魂在门外心惊肉跳地等了一会儿，不见叶映红醒转，她武功虽然失去了一大半，但是心肠之狠毒，却是一成未变，知道若是叶映红醒转，自己非吃亏不可，唯一的办法，便是趁她熟睡的机会，先将她弄死！因此又大着胆子，向屋中走去，才一跨进，脚下便踢到了一只木盒子，本来温魂也不会注意，但是这一脚，却将木盒盖踢开了来，霎时之间，只觉满室异香。

温魂怔了一怔，拾起木盒一看，只见木盒中所盛的，乃是一棵色作七彩、七株七叶的异草，她见多识广，一眼便认出那是极为罕见、可遇而不可求、对学武之士来说，更是珍贵无比的七色灵芝，这一喜，当真是非同小可。

她在拼着重伤，装死在白骨神君手下，逃了性命之后，已然知道就算得了《昆仑圣书》，至多也只将武功练到和以前一样的程度，而且极可能生死玄关，无法二度打通，比起以前来，尚自不及。饶是这样，也非要三二十年的工夫不可，到那时，已然将近百岁，还能够有什么作为？还谈什么称霸于天下，成为天下武学之首？因此心中，已然生出了灰心之念。

但此时一见到那棵七色灵芝，心情立刻完全不同，知道只要将这棵七色灵芝服下，调匀真气，将灵芝的力量，化为本身功力，不到天明，便可以 and 以前完全一样，再得到《昆仑圣书》的话，不但大仇可报，而且多年来的愿望，一样可以实现！

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也顾不得再害叶映红，疾退而出，来到那树洞之中，盘腿坐定，取出了七色灵芝，吞服了下去，立即调匀真气，片刻，便觉得真气鼓荡，宛若脱缰野马，正是当年初将生死玄关打破，功力突飞猛进时的境界，不过此时来得更快，更突然而已，连忙用心收敛真气，顺大周天而行，三遍过去，已觉功力恢复了六成，再激转下去，每一遍，便增加一成功力，但是真气运行，也更吃力，知道这全是凭七色灵芝之功，要将十几二十年苦练之功，在一瞬间完成，一点也怠慢不得，在第九遍的时候，全身已然冒出热气，不由自主，发出狼嗥也似的声音来，才将叶映红惊醒，出来观看。也是天意如此，叶映红并未认出树洞中的正是魔母温魂，否则一想到她服食了七色灵芝后，一定要为武林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于此时出手除她，真是不费吹灰之力。而叶映红到木屋去一转之际，魔母温魂，已然将真气运转了十遍，武功立时全部恢复，和叶映红对问了几句，才知道她已然失去了记忆，想起以前洞庭君山，被她走脱，此时万不能放过，心中得意，见叶映红茫然不知所答，哈哈大笑，踏前一步，突然出手一抓，向叶映红的肩头，轻轻地抓了过去。那一抓，确是轻巧无比，看来一点力道也没有，但是却快疾无伦，才一出手，五指如钩，已然欺到了叶映红的身前。

叶映红见她突然出手，吓了一跳。她记忆丧失之后，际遇却甚好，功力只有增进，一见对方无声无息，一爪抓到，赶紧向侧一避，身形随之滴溜溜一转，身法快绝，竟然将温魂的那一抓，避了开去，口中叫道：“你这老人家好不讲理，偷食了人家的七色灵芝，还要——”她下面“出手伤人”四字，尚未出口，温魂一声长啸，震得林木簌簌，手臂一长，五指突然一齐放开。

叶映红刚才避开温魂的那一抓，已然极是惊险，而温魂竟然手臂并不回缩，已然改招，又大大地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一见对方五指如挥琴弦，看来像是漫不经心，实则上每一只手指，皆有目标，扣的正是自己肩头上“魄户”、“音首”、“神堂”、“厥阴俞”和“心俞”五穴。那五个穴道，全属足太阳经，只要被扣中一个，便无幸理，叶映红心中大吃一惊，暗忖这老太婆武功当真好得出奇，急忙一个“铁板桥”，上身后仰，向后倒去，总算将那疾扣而至的五指，一齐避过。

第三十四章 欲擒先纵温魔母诡计多端

但是这一来，虽然只过了两招，她却已毫无疑问处了下风，连伸手入怀，将寒玉匕取出应敌的机会都没有，情知自己是一个“铁板桥”之势，须要立即避开，否则对方一进招，更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运气至足，平空向旁滑了开去。

她这里已然见机快绝，但魔母温魂武功既已全部恢复，天下能接她三招的人，已然寥寥可数，更何况她多日来如同常人，心中怒火积郁，好不容易有人可供她出气，更是出手狠辣。叶映红才向旁滑出，她已然一步跨过，重又五指如钩，向下劈胸抓到，五指劈空之声锐啸惊魂，同时一股强大无比的大力，也压了下来。叶映红因为几乎是一个“铁板桥”使出，同时便向外滑开，因此上身仍是后仰，这一股大力压了下来，先是禁受不住，只听得小腿骨“克克”两声响，奇痛无比，大叫一声，身子便向后倒去，两条腿已全被压断。

也幸而是这向后一倒，未曾反掌相迎，温魂一爪抓下，只是抓到了她胸前的衣服，“嗤”的一声，将她胸前衣服，撕去了一大块，“叭叭”两声，藏在怀中的寒玉匕首和《昆仑圣书》，一起在怀中跌了出来。

而叶映红本身，在两腿一阵剧痛之际，也几乎昏了过去，倒于就地，忍住了剧痛，向外滚出几步，一声呻吟，道：“老婆婆，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对我下此毒手？”此时她已然痛得花容失色，面色惨白，额上汗珠，滚滚而下，但是她的美丽，却依然不减，反倒看来更是楚楚动人。

魔母温魂要害叶映红，本就一点儿道理也没有，只不过是因为叶映红容颜美丽，远胜她自己年轻的时候而已，一见叶映红虽是双腿断折，仍是如此动人，害她之意更决，怪笑一声，道：“女娃子，你认命了吧，再求情也是无用的了！”手一扬，带起一阵劲风，将地上的落叶，卷起了一大堆来，纷纷在空中飞舞，手掌向叶映红胸口虚抓一抓，一掌便要拍下。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间，叶映红想起方敏嘱咐自己的事来，大叫道：“老婆婆，你且慢一慢下手！”温魂手掌仍是直压了下去，停在叶映红胸口不过尺许之处，“哈哈”笑道：“女娃子，你死前一句话也不让你说，确是太不公道的了，有什么话，不妨说个痛快！”

叶映红在她的脸色上，已然看出她当真是要对自己下毒手，心中叹了一口气，道：“我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是我本来是要到旋风岛上去的，不曾想心

神恍惚，在大森林中迷了路，才碰到了你——”

魔母温魂听说她是要到自己的旋风岛上去，不禁大奇，道：“你到旋风岛去做什么？”叶映红道：“我去找旋风岛主温婆婆。”

温魂更是一怔，道：“你找她干吗？”叶映红叹了一口气，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方敏，他四个月前，离开了旋风岛，千辛万苦，去找《昆仑圣书》，因为他的一个最亲爱的温婆婆，受了伤在旋风岛上，非《昆仑圣书》不救。”

温魂心中暗喜，心道方敏那小子当真傻得可以，看来自己六年来处心积虑，要令得他对自己大生好感，果然目的已达，又说道：“说下去。”叶映红心中，本是想要说动对方，将昆仑圣书送到旋风岛去，见她肯听自己讲话，希望陡生，道：“不瞒你说，老婆婆我也未曾见过，但却是我那好友方敏至亲至爱的人，若是那温婆婆得不了《昆仑圣书》，治不好伤的话，方敏一定悲痛欲绝——”温魂听到这里，心中突然一动，眼前浮起方敏在看到自己假装重伤，躺在屋中的焦急情形，想起自己一生，年轻时有多少少年公子追逐裙下，自己一个也不钟意，后来失身于一人，但那人却早已有妻有子，一怒之下，将那人杀死，从此在江湖横行，多少年来，直到如今，只有仇人，而没有亲人，若真要说的话，也只有方敏是和自己最亲的了！想了一会，竟而生出了对方敏的关切之念，但突然之间，又憎恨自己何以会生出这种念头来，心情烦躁，厉声喝道：“你尽说废话做甚？还有什么话要说，快点说完吧！”叶映红只见她面色变幻不定，不知她心灵之中，多少年来，只是无所不为，对任何人绝无情感可言，但此时对方敏，却又生出了一丝情感。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如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朋友之情，这本是人的天性。魔母温魂自从在当年大受刺激之后，一切行事，全都与人类的天性相违背。

起先，还只是故意如此，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因此便成了大恶之人。

但是，人类的天性，毕竟是不可泯灭的，在魔母温魂的心底深处，仍蕴着情感，当她想起方敏真的相信自己受了重伤，非要《昆仑圣书》不可，因而千辛万苦，去取《昆仑圣书》时，心中也不免为之感动了一下，但是她却又厌恶自己的心中又产生了感情，所以又暴躁起来，在她而言，心情极是复杂。

叶映红当然不知她的心意，只是叹了一口气，道：“如今，那《昆仑圣书》已经取到了，方敏有事，非和我离开不可——”

温魂听至此处，心中狂喜，打断了叶映红的话头，道：“那《昆仑圣书》，现在何处？”叶映红在她的语气之中，听出她像是热切地盼望着得到那部《昆仑圣书》，心中一凛，但继而一想，那《昆仑圣书》已然跌了出来，迟早要被她发现，不托她将《昆仑圣书》送去，也是一样要被她得去，道：“那书在我这里，不知你能不能代我送到旋风岛上，去交给那个温婆婆？”

温魂一听《昆仑圣书》竟然就在叶映红身上，更是喜上加喜，忙问道：

“书在何处？”

叶映红道：“刚才你一抓将我衣衫抓破时，跌出来的两件物事中，有一个玉盒，便是《昆仑圣书》了！”温魂一个转身，果然见地上有一只玉盒，就在自己身旁五尺处，她也不走动，手掌扬起，呼的一掌，向玉盒拍出，突然手臂向上一提，发出的掌力，于刹那之间吸回过来，将那只玉盒带动，向她手上，飞了过来，抓住了一看，玉盒之上，果然刻有四个小字：昆仑圣书！

魔母温魂为了得到这部武林奇书，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几乎连命都赔上，如今接在手中，叫她如何不喜，急不及待地便想打开观看。双手一用劲，“叭叭”两声，便将玉盒捏碎，但玉盒碎了之后，却并未如想象之中，出现那卷达摩祖师留下的奇书，和昆仑历代掌门人所作的注脚，而只是一块整玉，那玉色作血红，捧在手中，看来像是捧着一团火一般，玉上也镌有四个字，定睛一看，还是“昆仑圣书”四字。

温魂冷笑一声，道：“昆仑派藏他们的宝贝，还真小心！”又力透五指，用力一捏，满拟像刚才一样，力道透出，便可将玉捏碎，怎知那玉却纹丝不动！温魂心中一怔，暗忖自己这一捏之力，何等之大，何以竟会捏不碎这块玉。

仔细一看，那玉通体一点裂纹也没有，细忖《昆仑圣书》既然是昆仑派最要紧的物事，一定保存得完善已极，不是那么容易取到手中的，又力透双手，用力捏了几下，只是捏不碎那块红玉，心中焦躁，正想责问叶映红，逼她说出破玉取书的法子时，忽然看到地上躺着寒玉匕首，心中暗道自己也真是太以糊涂了，放着削金断玉的寒玉匕，还怕剖不开玉么？又是一股回吸的大力，将寒玉匕卷了起来，还唯恐损坏了玉中的宝书，轻轻地在玉上一划，映着月色一看，不禁一惊，原来寒玉匕划过之处，一点痕迹也没有！

这一下，令得温魂心中大怒，一抖手，将那块红玉抛起三尺高下，一匕首削了过去，只听得“当”的一声，匕首削在那块玉上，将那块玉击出老远，“叭”的嵌在一棵树上，温魂立即跟踪追过，一把取出玉来一看，那玉仍是一点儿损伤也没有！

眼看将《昆仑圣书》取到了手中，却无法剖玉取书，心中的焦躁暴怒可想而知，一个转身，厉声喝道：“女娃子，用什么方法可以将玉剖开，快说！”方敏在取到了玉盒之后，一直没有打开来看过，叶映红也不知道玉盒里面，还会有这样火也似红的一块红玉，当然更不知道如何可以将玉剖开，便据实答道：“我不知道！”

魔母温魂却只当她不肯说，一步跨过，寒玉匕化成一道寒虹，当胸划下，叶映红断腿之后，又支持了那么多久，疼痛难忍，极是伤神，哪里还有力量抵抗？一见寒玉匕刺下，心中暗叫一声：“我命休矣！”瞑目待死，但是却只觉得胸前一凉，睁开眼来一看，温魂那一刺，刚好在匕首尖端，和叶映红胸际相触之际，停了下来。叶映红已然被她吓出了一生冷汗，又听得她道：“女娃子，你要是不说我匕首向前一送，你立即命归黄泉！”叶映红心想奇了，刚